

中华民俗文丛

主编：刘锡诚

宋兆麟

马昌仪

①7

郑土有 著

关公信仰

学苑出版社

中华民俗文丛

关公信仰

郑土有 著

学苑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1 号

中华民俗文丛

关公信仰

主 编:刘锡诚 宋兆麟 马昌仪

作 者:郑土有

责任编辑:徐建军

编 辑:刘 涟

封面题字:李兴洲

封面设计:真 人

图片设计:杨 泓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6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 11 号

印 刷:三河市燕郊汇源印刷厂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7.375

印 数:0001—5000

版 次:199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7-5077-0829-2/G·395

定 价:6.90 元

学苑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序言：遍布宇寰的 关公信仰

关羽，出生于山西运城市常平村，从小练就一身武艺，相貌堂堂。中平五年，关羽与刘备、张飞结为异姓兄弟，从此辅助刘备重兴汉业，屡建战功，威名震惊华夏。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冬，关羽大意失荆州，兵败走麦城，被孙权部所俘被杀，“头定洛阳，身困当阳”，孙权将关羽首级献给曹操，曹操刻沉香木为躯，厚葬于洛阳，孙权只好以侯礼将其身躯葬于当阳。这就是历史上的关羽。对关羽的神化大约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光大年间（567～568年）在当阳县玉泉山首建关公庙，此后封侯封王，一步步升级，最后在明朝封为帝。海内外朝拜关公者，盛况空前。关公，不仅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而且被普通民众尊奉为驱邪降魔、呼风唤雨、招财进宝的全能神。神州大地，关庙遍布。

关羽从一介武夫到圣帝，成为中国民众普遍信仰的大神，他的影响之大，信仰范围之广，神格之高，在中国古代人神中是极为突出的。在中国古代，一些建过功绩的、对某地有过贡献的、在人品方面有杰出表现的历史人物被民众奉为神

灵的，难以胜数，但是影响的面和深度都难以同关公相提并论。能与关公相比的仅有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一个是武圣，一个是文圣，一个称为关夫子，一个称为孔夫子。但是尽管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大，但就信仰来说，孔子的信仰基本上是文人，孔庙基本上只有县城才有，而关公

像 长 官 關



图 1-1 关羽像

的信仰者则要广得多，遍布社会的各个层次，关庙也遍布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所以我们认为关公是我国最为典型的人神信仰。通过解剖关公信仰，对于研究中国的民间神灵信仰的形成、特点、规律和作用，尤其是寻找中国古人的“造神”规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

关公信仰从立庙信奉到1949年，经历了约1400多年的历史。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民众对关公神的崇拜，使其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还出现了大量关公戏；吟颂关公的诗文和著述、书法，以及关公的传说故事等等。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关公文化，将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因为关公信仰具备这些独特性，所以对其作些研究分析具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关公文化现象的研究早在本世纪20年代就已开始了，但是遗憾的是，早期开展关公信仰研究的不是中国学者，而是国外学者。如俄国著名



图 1-2 关帝画像 俄国圣彼得堡市艾尔米塔基（冬宫）博物馆收藏

汉学家 V. Alexcev 院士在 1926 年出版了名为《中国崇拜的关神》的小册子；在圣彼得堡市艾尔米塔基博物馆还收藏有金代的平阳版画关帝像（图 1）；1941 年，日本学者井上以智为先生发表了《关羽祠庙の由来并た变迁》的长文^[1]。此后，有不少中国学者对关公信仰进行研究，如台湾黄华节在 1967 年出版了《关公的人格与神格》一书^[2]；陆续发表的学术论文，估计有百余篇。最近，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中心以关公信仰研究为国际汉学研究项目，以著名的民间宗教及秘密宗教专家李世瑜教授为主持人，美国、德国、法国等国汉学家皆参与有关关公各方面的研究。相信这项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即会出成果，能够基本上将关公信仰在中国以及世界的情况搞清楚。本书只是想对关公信仰在中国的流传情况、关公信仰盛行的原因、关公信仰的种种形式等作初步的探讨，发表一些自己不成熟的看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一节 英名妇孺知 香火遍天下 ——关公信仰概貌

明代徐渭在《蜀汉关侯祠记》中指出：“蜀汉前将军关侯之神，与吾孔子之道，并行于天下。然祠孔子者止郡县而已，而侯则居九州之广，上自都城，下至墟落，虽烟火数家，亦靡不醺金构祠，肖像以临，球马弓刀，穷其力之所办。而其醺也，虽妇女儿童，犹欢忻踊跃，惟恐或后。以比于事孔子者，殆若过之。噫亦盛矣！”^[3]这是一代大文豪面对关公信仰如此之盛发出的由衷感叹。在中国古代特别是明代以后，对关公的信仰确实令其它神灵“望香烛兴叹”，是其它神灵难以企

及的。这不仅表现为庙宇多、信徒众，而且表现为信徒的那份虔诚心理。

一、遍布全国的关公庙与信徒

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五中描绘关公信仰在当时的情形时曾说：“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何其寂寥于前，而显烁于后，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明代以后关公信仰的盛况，其信仰已经遍及全国的各个角落。这从各地的方志和史料记载中也可以证明。

在中国的东北边陲，关公信仰就相当盛行，据《黑龙江志稿》记载，社会所常祭祀者，共有六类神：一祀孔子，二祀关公，三祀佛，四祀龙神，五祀诸神，六祀大仙。其中关公，“以忠义之气深入人心，故民间多立庙私祀。岁时、伏腊祈福禳灾，奔走道路相属”。同时，他又与龙王、山神、土地、火神、药王、牛神、马神、虫王合祀为九神祠。^[4]满人的祭祀活动中，除了祭祖外，所奉的神灵主要的还有三位：“一为观世音菩萨，一为伏魔大帝，一为土地，故用香盘三也。礼期前，须斋戒。”^[5]旗人所祭之神与汉人同，“而特重观音菩萨、伏魔大帝（关羽）及土地神。故祭时磔豕献酒，必敬必虔焉。”^[6]四民崇信神教，报德祈福，皆郑重将祀，“关圣、财神最多，观世音菩萨次之，至于灶君则家家祀之，谓之一家之主。”^[7]

处于西南边疆的云南，5月13日要举行庆祝“关帝诞辰”的活动，“迎台阁彩亭，绣幡珠盖。自13日至18日演戏敬神，始燃大香，观者如堵，称盛会焉。”^[8]西方学者史谷特在《锦绣东方——旅缅生活记录》一书中写到：“从云南至八莫（缅甸城市）的这条国际通道上，有从中国而来的庞大的驮运商队（即马帮）数千骡马，数百劳工和商人，从中国运来大

量丝绸。在八莫有座供中国商人休息和文化活动的关帝庙，还有许多仓库，堆满运来的丝绸和待运回去的棉花。”

中国最南部的海南，5月“关帝诞辰”，商民各争赛愿祈福，有戴纸枷或铁锁者，又有将铁钩挂臂膊，系长链随地拖走者，谓之“装军”。^[9]

关羽的庙宇遍布全国各地，目前仅台湾一地关羽庙就有460座之多。至今仍在继续修建，如台北北投建造的“忠义行天宫”，耗资5千多万新台币，可见规模之宏大。台南武庙是其中的著名者，明代万历年间始建，现为台湾16处“一级古迹”之一。新竹县普天宫新塑的关帝神像，竟高达45米。台北行天宫、高雄文衡殿、台中圣寿宫、宜兰协天宫、日月潭文武庙等等，都是著名的关帝庙。关羽在台湾还保留着“伽蓝神”、“恩主公”、“协天大帝”、“伏魔大帝”等旧时的称号。每逢关帝生日，各处抬神轿出巡，演戏剧，热闹非凡，香火与日俱增。据说目前台湾有关公的信徒800万（最近资料统计，台湾省在册人口为2040万），占全岛人数的三分之一。最有代表性的是台北市的行天宫。农历每月的初一、十五是达官显贵们的拜祭日，初二、十六是富商大贾们的祭拜日；没有具体的规定，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届时，每天的香火钱装满如我们常用的一般办公桌大小的一两个柜子；那些信奉关公的太太、小姐，为能在行天宫义务为关公服务一天，做些诸如扫地、洗茶碗、烧开水、清理垃圾、洗厕所之类的活，则往往要起床很早去排队，稍一去迟，便难以被派上用场。庙里的香火收入数字不详，除了维持庙宇的日常开支、庆典用项、维修庙舍外，还可用来扩大庙场占地，兴建新的景点，而且还有相当部分款额用于兴办慈善事业，如开办幼稚院、小学、慈善堂（养老院）、医院等。尤其是那些在医院工作的医

生，不计名利，不讲报酬，专心致志地在本职工作岗位上精诚尽职地为病员服务，表现了一种很强的为信仰而奉献的精神。^[10]

关公不仅仅是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灵，其影响已超出国界，走向了世界。在英、美、日和东南亚等国的华侨家中，关圣帝君受到普遍的崇敬。侨居海外的炎黄子孙，为了联络增强团结，以对付住在国统治者的欺压，他们踊跃集资，在侨居地修建关羽庙，把关羽作为供奉的主神之一。东南亚各国华侨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一般都建有关圣庙。如彩图中的越南河内关公庙供奉的诸神中，正中最前面的便是关帝。在越南的彩印年画中也有关羽的神像（图2）。在日本，不仅关帝庙多，而且历史也相当久远。



图2 越南彩印年画中的关羽

据童家洲《试论关帝信仰传播日本及其演变》^[11]一文中介绍，

在 17 世纪 20 年代关公信仰习俗就已传到日本。他将日本的关公信仰情况分为明治维新以前和明治维新以后两个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

前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日本华侨和华人的关公信仰基本上是与佛教寺院混合在一起。如 1623 年，长崎华侨“三江帮”（即江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创建兴福寺，寺内妈祖堂的左旁祀关帝；1628 年，长崎华侨泉（州）漳（州）帮创建福济寺，寺内青莲堂的左旁祀关帝；1629 年，长崎华侨福州帮创建了崇福寺，寺内护法堂中祀关帝和观音；1678 年，华侨广东帮创建了圣福寺，寺内观音堂内祀关帝、妈祖和观音等等。关公信仰最早在日本的流传地是日本华侨的发祥地长崎，信仰主体是海商、船主、明末遗臣、士大夫、文人等，他们或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犯禁”，而寄居异邦，不敢回家；或因不愿仕清，挺身走险，搭乘商船流亡出逃。他们寓居异乡，得不到国内政府的保护，精神上彷徨、苦闷，为寻求精神上寄托，全体侨胞遂将关公奉为守护神。同时，船主、商人又把他奉为财神，明末一些遗臣、士大夫、文人则把他尊为“反清复明”的最高精神象征。据记载，当年祭祀关公的仪式颇为隆重，除了焚香、点蜡烛、燃放鞭炮，请佛僧或道士诵读《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外，还要在祭坛上摆设五牲（猪、羊、鸡、鸭、鹅）一副，以及寿包、寿面、果子、菜肴等祭品，并辅以击鼓、奏乐，有时还伴有舞龙、舞狮或民间文节表演等酬神活动，其场面甚为热闹。在早期，祭祀关公为每年一次，在五月十三；天明四年（1784 年）圣福寺的关公祭日改为一年两次，增加农历正月十三为祭日，其它庙也仿效。

后一时期的特点是关帝信仰与中华会馆结合在一起。随

着日本的“门户开放”，在日本的华侨的成份也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式的华侨贸易商、西方欧美驻日商社的买办、富商、高级职员等扮演了主要角色。该时期关帝的神性，基本上被华商们供奉为守护神、商业神和财神，以及被奉为中华传统道德秩序的象征，成为中华会馆的精神支柱。如在日本华侨一些新的侨居地——横滨、神户、大阪、函馆等城市，基本上已不再建佛寺，而是先后建起了一批规模宏伟、富丽堂皇的关帝庙，这些不仅在日本，就是世界各地华侨社区，也享有盛名，颇引起人们的赞叹。明治以后，大型关帝庙最早出现于横滨。明治五年（1872年），横滨成为日本居住华侨最多的城市（963人），1873年成立了中华会馆，并由侨商捐资兴建了关帝庙。庙中主祀关帝神，左旁祀天后圣母，右帝祀观音，成为横滨华侨区共同信仰的中心。在本世纪初写成的《横滨开港五十年史》下卷中有这样的记载：“中华会馆为清国侨庙办公之所，以董事为其馆长，内有关羽庙，以中国良材建筑，阴历五月十三日关羽祭日，华侨奏清乐烧香以礼拜之，大同学校为志士康有为门下所设立，华商以顺和棧为巨擘……”^[12]横滨关帝庙在1945年遭飞机轰炸被毁，重建后又于1986年遭火焚，随即组成了关帝庙重建委员会，侨胞共捐款5亿3千万日元，于1990年8月4日建成。新建的关帝庙坐落在青石台基之上，大殿呈四方形高达16米，殿内正中主祀关帝，左旁祀天后圣母，右旁祀观音，整个建筑红柱、黄瓦，雕梁画栋，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完全是中国式的古建筑造型。此外，始建于1883年的大阪关帝庙、始建于1888年的神户关帝庙、竣工于1910年12月的北海道函馆关帝庙（其实是中华会馆，一座金碧辉煌的纯中国上海式样、关帝庙形状的中华会馆，馆内供奉关帝神，故俗称为关帝庙），对增

加华人内部的凝聚力、抑制内部的帮派摩擦，都起到过很大的作用，在日本以至其他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该时期的关公信仰除了同中华会馆结合在一起外，其地位也有了变化，从原来依附于佛寺的陪神、旁祀的地位，升华为主神、主祀的地位，而天后妈祖、观音则降为陪神、旁祀的地位。今天，横浜、神户、函馆的关帝庙，已成为日本著名的旅游风景点，每天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农历五月十三日，这些城市的华侨同乡会馆，还要在关帝庙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

除了日本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区，关公信仰都相当盛行。关公已“成为全世界143个国家与地区有严密组织共同拜礼的神，在整个汉文化圈内外发生着巨大的影响，这种文化现象的新局面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与外延因素和力量的。”^[13]从发展趋势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海外赤子作为中国人及其后裔开始堂堂正正地做人，自然也把自己民族所尊崇的神的代表——关公放在了高于一切的地位；同时，华侨在国外从商者甚多，在商业贸易大潮中，作为武财神的关公自然也就受到人们的崇祀。因此，在海外，这些年来关公信仰的信徒队伍不断扩大，关公庙也在陆续修建，日趋盛行，影响也越来越大。

当然，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也有因种种原因而不信仰关公，甚至对关公大为不敬的。山东省阳信县黄巾寨村以及周围“一溜十八村”的村民就不敬关帝，不建关庙，不演不看三国戏，连有关“关夫子”的年画、鼓词也在严禁之列。而且，村民不许与刘、关两姓通婚。据说，这里是东汉末年黄巾军农民起义的发轫之地，黄巾寨就是其领袖张角的中军营寨。现在该村南面一土台相传就是张角的点将台遗址。在村西，有一座占地数亩、高丈余的土丘，当地村民称为“黄巾

冢”，相传是掩埋黄巾军死难将士的地方。1986年，有关部门曾进行挖掘，发现了很多枯骨和鹿角制的号角、铜质或铁质护心镜等文物，可见传说有据。刘关张集团曾大力镇压过黄巾军起义，尤其是关羽武艺高强，用他那把青龙偃月刀杀进黄巾寨，斩杀了无数黄巾军弟兄。村民对这笔血债永世不忘，代代相传。在他们的心目中，关羽并不是什么英雄，而是仇人，故不允许崇拜他。河北省正定县的辛城堡村也不祭关公。因为这里是三国时河北大将颜良的故乡，而关羽正是以“斩颜良、诛文丑”闻名于世的，对辛城堡的村民们来说，关公是他们的冤家，使他们蒙受了耻辱。所以他们坚决抵制崇奉关公。清朝时曾强令各州县乡镇广建关帝庙，掀起了历史以来少见的“尊关”、“奉关”、“敬关”热潮。这里的乡民竟冒着“抗上”的风险，联名呈状，跪泣官衙，拼死抵制，使得官府也奈何不得，只好听之任之。全国大多数地方都认为五月十三日下雨是关公的“磨刀雨”，而这里的村民却坚决说是“老太爷为颜良枉死伤心落泪”。

袁枚《子不语》卷八“吕城无关庙”中也有这样一则传说：“吕城五十里内无关庙，相传城为吕蒙所筑，至今蒙为土地。一造关庙，每夜必有兵戈角斗声，以故相戒勿立关庙也。有以卜卦行道者，借宿土地庙中，夜间雷雨作闹，屋瓦皆飞，及旦，不解其故。里人来观，则卜者所肩一布旗上画帝君像也，乃逐之，不许其再宿吕侯庙中。”

二、虔诚的信仰心理与对关羽的态度

有这样一件有趣的事，《三国通俗演义》的嘉靖本在弘治本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改变，尤其是关羽被俘一节改动很大，删改大致如下：“时五更将尽，正走之间，喊声举处，[两下]伏兵（又起），[皆用长钩套竿，一齐并出。先把关公坐下马绊

倒，公身离鞍轿，已被潘璋部将马忠所获。关平听知父已被擒，火速来救]背后[潘璋]朱然、(潘璋)精兵[皆](掩)至。[四下围住平](公与潘璋部将马忠相遇，忽闻空中有人叫口：‘云长外住下方也，兹玉帝有诏，勿与凡夫较胜负矣。关公闻言顿悟，遂不恋战，弃却刀马，父子’)(注：[]为删除内容，()为增加的内容)接下来整整删除了一页，接下下页的“归神”，删除的内容主要是关羽父子被俘以后的情况：

第一段是孙权的审讯情况：“当夜吴侯孙权恐不了事，自引诸将直至临沮。时东方已白，闻已擒关公父子，孙权大喜。聚众将于帐中，少时，马忠簇拥关公至前。权曰：‘孤久慕将军盛德，欲结秦晋之交，何相弃耶？将军平日自以为天下无敌，今何由被吾所擒也？将军今服于孙权否？’”

第二段是关公的表现：“关公骂曰：‘碧眼小儿，紫冉鼠辈！听吾一言：吾与刘皇叔，义同山海。今日误中奸计，但有死而已，何能服耶！’”

第三段是孙权想招降关公和麾下的建议：“孙权回顾左右曰：‘云长世之豪杰，孤深爱之。孤欲以厚礼宥之若何？’主簿左咸曰：‘昔日曹操得此人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美女十人，如此恩养，尚留不住。其后五关斩将，曹操怜其才而不忍除之；今日自取其祸，且欲迁都以避其锋。况主公乃仇敌乎！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权低首良久而言曰：‘期言是也。’急命推出，是岁十月中旬，关公于临沮并子关平。”

从删除的内容来看，这些内容并没有丑化、污辱关公的言辞，相反倒是表现了关公宁死不屈的气概，但因为此时的关公已经被人们视为“超凡入圣”的大神，所以不允许出现

被俘的情节，被俘无论如何总是对神的不敬，因此关公不是战败而俘，而是自己放下战刀，返回神界。这种删改看起来滑稽可笑，或者说是画蛇添足，但对于信仰者来说，是不得不这样做的。从中我们也可以深深感到人们对关公的信仰程度。这种虔诚的信仰心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在各地寺庙中，关帝庙总是香火最旺的寺庙之一。如1929年广东《顺德县志》中记载：“邑人最重祈祷，每乡必有神庙，谓之‘乡主庙’。邑中香火之最盛者，县城西山之关帝庙，仕版之城隍庙，西淋陈村之主帅庙，龙潭之龙母庙，尤著灵应，乡人往祷者刑牲献醴，焚燎如云。”^[14]1929年铅印本吉林《怀德县志》中也记载：“四民崇信神教，报德祈福，皆郑重将祀，关圣、财神最多，观世音菩萨次之，至于灶君则家家祀之，谓之一家之主。此群祀礼也。若夫谓狐为胡仙，黄鼠狼为黄仙，则又近于淫祀矣。”^[15]又如《解梁关帝志》卷一记载：“正阳门关庙，在瓮城之内西偏，明初建，香火之盛，神签之灵，甲于天下。”

2. 在各地的寺庙中，关帝庙的建筑总是规模最大的寺庙之一。如清宣统三年吉林《西安县志略》记载：“祭先之外，好迷信神道，如关帝、龙王、娘娘等有庙宇者，凡八处。如城东山根关庙，每年四月十八及二十八两日，材伕乡童络绎焚香祝祷。其余则片砖支石，盖以木板，无唯一之神主也，或名山神庙，或曰灵神庙，或曰九圣，或曰五圣以及土地、虫王等，多在道旁作之。”^[16]由于关公在明代封为帝，所以关庙的规格特别高，可以享受皇宫的待遇。

3. 人们遇事总愿意求助于关圣帝君。《解梁关帝志》卷一《恤贞孝》中记载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洪武间，解州下冯村有于保儿者，娶本村汪氏女，甫三日而戍南海，汪氏家

居，以纺织为业，竭力事舅姑，每饭辄留米一匙，积至月朔市香楮，谒武安王庙以祈夫回，久之，岁在丁卯三月二十三日，时方昏暮，保儿在彼为总戎牧，王现身谓之曰：“汝思家否？保儿泣曰：离乡万里，瀚海隔绝，何缘能到”。王曰：‘吾亦解人，寓官于此，今而西还，苟欲往，当偕行。’遂带于马后，瞬息间堕于下冯村之东塋，遍体沾湿，筋骨疼痛，及旦匍匐而叩请耕者，乃知已还乡矣。见父母与妻相持泣，备道其由，莫不叹王神之佑，汪氏至诚之感。伍中随报，逃即保儿，是夜抵家之明日也。事闻遂蠲厥役，至今黄童皓叟，皆能道之，而汪、于二家尚有人焉。”^[17]类似的传说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多。

第二节 人·鬼·神

——关公信仰的性质与特征

要研究关公信仰必须首先确立关公信仰的属性以及他的特征，也就是对他的定性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把他放在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的一个恰当位置来探讨研究。

一、关公信仰是一种人鬼信仰

何为鬼？在早期，鬼的范围比较宽泛，凡是自然界中的生命体死后的灵魂都可称之为鬼。如《墨子·明鬼下》云：“古之今之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为鬼者也。”《礼记·祭义》中也说：“众生必死，死必归水土，此之为鬼。”到了后来，鬼的范围才逐渐缩小，特指为人死后的存在体，如《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说文》云：“人所归为鬼。”其中以《小戴礼记·祭法》中的说法最为具体：“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